道古堂集外文

道古堂集外文目錄

道古堂集外文目錄

道古堂集外文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萬寳告成賦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韻

聖王御寓而勤民事司空經野以辨土宜暢有生之必遂善萬物之得時翠幕青壇省耕於春仲蜺旌鸞輅觀稼於秋期寳乃民財彰黍稷馨香之普淖萬爲盈數徵婦子百室之蓄孳當其金行秉律白藏司辰蓐收名察以發斂庶類含穎而畢甄合萬夫而爲井課千耦以同耘稈綴青蟲粟霏微而屑玉芒輸紅蟹稻的皪以抽

銀屋後苫簷圓廬接節門前雲確瀺穴飛輪於是

鳳厤舒長紀日麟經大有書年雉隴獻兩歧之瑞蝌文

篆六穗之篇壤擊堯衢屈計五風而十雨春同禹甸分

明饁後而耕前國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故稻之種二

十菽粱之種二十果蔬之種各二十知百穀之名異而

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見萬寶之功全

則有物華燦爛嘉殖駢羅豆畦高下薑棱坡陀芋魁未

瀹粟餅可授架上之壺科將上槁溝塍之植節漸堅多

九月肅霜既築場而及圃三時不害咸脫笠以堆蓑斯

時也帀地則霜條絡繹横空則雪陣迷漫秉穗可遺寶

婦餘糧棲畝瓜瓠足供老疾節物登盤信入勞而思逸爰託宇以求安昔日林間鶺鴒喚徹今時牀下蟋蟀吟殘亟索綯以乘屋各塞向而操鎪則見甌窶滿篝觶黨麗畬地大而豐物多且有尊瓶老婦祀竈封羊舞戚侲童驅儺磔狗制三十年之國用而政通積萬億秭之高廩而俗阜鄰牆夜績響綷變之騷騷村舍追歡晝消寒之九九吹之雅籥定庾億而倉盈編入周詩是崇墉而比櫛方豐玉以猶珍詎雨珠之可匹蓋政非寶何以養民寶非萬不能備物爾乃家釀清酒戶繪豳風祈年得泰占卦名豐祭先農及司嗇迎貓虎與坊庸紫芥青菘

蔀屋啇御冬之旨亦槩白苞后妃藏獻種之穜斯蜡通

而民樂夫孰非

聖主之勤農也哉

三易論

古今言三易者多矣然所言互有同異余特綜其語爲

三易論

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則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爲出於神農周易爲出於伏羲與山海經相反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

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元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鍔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爲雲或以爲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爲周也鄭鍔則兼疏周易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

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鄭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不易變易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爲代名之解三易名稱不同如此干寶解易云天地定位出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奭坤初乾初離初犖坎初兌初艮初釐震初奭巽此歸藏之易也羅泌以爲是所謂三皇易也夫連山既以艮首此曷爲以艮終歸

藏旣以坤首此易爲以坤次且以天地定位一節推之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邵伯温述先君以爲此伏羲之易所謂小成者是矣以帝出乎震一節推之朱子以爲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而邵子以爲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而寳以爲連山之易不亦謬乎羅泌又云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東嘉朱元昇作三易備遺以伏羲之易爲先天黃帝之易爲中天以文王之易爲後天夫以三易分屬三天在宋儒倘參錯如此矧文王之易實出於伏羲而欲以一周易强分先天後天小成大成

宜乎朱子之疑而未敢斷也至其用占之法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三人各占一易參而用之也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春秋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杜解以爲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周禮賈疏亦言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宋王與之訂義引鄭鍔易祓皆仍其說孔安國云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周易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占七八之爻羅泌云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自先儒皆言連山歸藏用七

八至泌乃始有連山用七歸藏用八之論而竟不知其何所根據吳萊著三墳辨因之劉恕解周禮則云艮其背不獲其身人之道也以寅爲正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是又以用八爲連山與泌說逈異程逈曰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爲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旣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惜乎春秋以後二易亡而僞作者衆劉炫司馬膺衛元嵩毛漸之徒浸淫不已朱元昇撰備遺一書以陽儀自復至乾陰儀自姤至坤定連山以十日十二子爲先甲後甲定歸藏固陵毛氏從而闢之其說備易小帖中

六宗考

禋于六宗肇自虞氏降及漢興始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魏晉代有變更宋齊以往斯祀久廢惟拓跋氏乃一行之諸家之議言人人殊宋江夏王義恭所謂六宗之辨舛於兼儒也自解經者既不屑爲煩辭如孔疏蔡傳而議禮者又不能賅眾義劉注續漢志而漢賢不列許慎王充杜撰通典而先儒不列歐陽夏侯羅著路史而同時不列蘇軾朱子予故備著之使後之論者有考焉

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杜佑曰

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穎達禮疏作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疏案異義作上不及天下不及人旁不及四時居中間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　按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說見後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按前漢郊祀志高帝無祀六宗事而匡衡奏立南北郊疏引虞書之文至六宗並無專祀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通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衛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郤議由是遂祭六宗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孔叢子曰

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劉昭曰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孔穎達禮祭法疏曰王肅聖證論用家語之文與孔注尚書同司馬彪曰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是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　孔穎達曰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相類故知是此六宗　杜佑曰孔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有乖　羅泌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又曰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

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泰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爲禜誤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爲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 孫伀

曰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胡宏曰聖人名必當物祀

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於上帝不曰雩於旱神可見矣

朱子曰鄭氏宗讀爲禜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蘇軾蔡沈說同

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孔晁同　按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墬祇曰后土與中央

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墜北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星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宰衡莽奏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衆

明山阜百川衆流渟汙臯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續漢書祭祀志元初六年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　晉書禮志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　顏師古曰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杜佑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大宗伯疏引異義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案許慎五經異義曰古尚書說六宗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此三言本蔡邕月令章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　司馬彪曰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孔疏云許君謹案與古尚書說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於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為六宗也

盧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大宗伯疏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孔疏云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言六宗而云天宗孟康與彼別也

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孟康注漢書同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司馬彪曰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　晉太學博士吳商曰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也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

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一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范甯注虞書曰考覲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裴駰史記集解曰六宗義衆鄭說爲長

杜佑曰鄭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泌曰宗之爲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風好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槱燎哉

孟康曰六宗天地間之遊神　羅泌曰孟康李郃皆繆本元文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

二子蓋因此

劉劭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　案晉書禮志魏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云云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　杜佑曰劉劭以冲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

司馬彪曰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

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

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無復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

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
案晉書禮志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
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
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
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
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
社宗同於社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
時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
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太社魏氏因之

景初二年祀太極冲和之氣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孔穎達曰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

張迪曰六宗六代帝王

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曰禋於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郎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於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

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

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杜佑曰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　羅泌曰三昭三穆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爲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　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於天地以及羣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　邱濬曰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合然帝王異世不相襲禮其制不

必盡同也孔注謂文祖爲堯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爲七廟故舜始則受終於祖繼則禮享於宗焉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　劉昭曰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

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禋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爲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　後魏孝文帝曰尙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

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合永爲定法

案魏書禮志明元泰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議禋祀之禮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

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曰宗廟所尙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於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云云　杜佑曰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案周禮以禋祀昊

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敘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泌曰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禮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太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矣

羅泌曰宗亦祀之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者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旣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爲宗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爲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

楊復曰愚案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六者爲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爲禳祈又以六者皆爲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有禳祈之禮哉故書疏云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馬端臨曰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望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文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
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
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
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案月令孟冬云祈
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
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

主日配以月日月旣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季本曰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　案此則天宗盡之矣以辰爲月之類尤無理不可從

方中履曰尙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比似爲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　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昊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昊之二子曰

修曰熙爲元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比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余考六宗旣竟無一言以折中之可乎石友鄞全吉士祖望旣沒門人刻其經史問答中六宗一條則謝山向嘗與余論定者也余識闇無以易之遂全錄其語附於後其言曰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徧於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於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

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於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郃以爲六合之間劉劭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强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

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祿矣而槩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於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

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冥曰句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靑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尙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於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

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

玉深盦曰九星即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盦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

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詢也

記西漢馬政

漢興自戰爭之餘中國馬常不足食貨志所謂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也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景紀武帝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武紀食貨志云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又云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

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又李陵傳上曰吾發軍多毋騎又霍去病傳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又自衞靑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至征和中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見西域傳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至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元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昭紀馬口錢者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此從吳仁傑刊誤補遺文頴如淳解皆非苑馬者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武帝建元元年嘗一詔罷苑馬以賜貧民蓋特不禁其芻牧樵采而已

曾唯讀先生外集十種首曰鴻詞所業次曰經進講義共文十三篇九篇已列道古堂文集以上四篇玆弁集外文之首

諸史然疑序

余年二十有五始有志乎史學貧無全史且購且讀一日卒盡一卷人事膠擾道塗奔走祈寒盛暑未嘗一日輟也風雨閉門深居無俚則又倍之閱五年而始畢功又一年而以通鑑參校史外又益以舊聞三千年之行事較然矣於諸史中以意穿穴有得則標舉其旨趣前人所論不復論前人所糾者亦不復糾也史漢考證叢有成書斷自後漢以迄六代唐宋以還論之不勝其論糾之亦不勝其糾也劉煦唐書趙上舍一清所贈窮日夜觀之重複錯繆遼遼歐宋閒一論列呫呫不勝其繁

聞吳興沈東甫徵士有新舊合鈔一書余未及見恐有雷同即蹈勦說之咎藏諸篋衍未敢出以示人亭林顧氏廣稽博考日知錄中刊正漢書尙有數條與三劉闇合者知其未見刊誤也以余弇陋望亭林之門仭邈難窺測況敢哆口而掎摭前史之疵病乎句甬全祖望同里張熷貫串史事爲余畏友以是相質而不爲非不忍捐棄遂決意存之舊業就荒桑榆景迫時過而後學獨學而無友二者交譏吾業止於是矣吾衰不能復進矣悲夫

榕城詩話序

閩設郡自秦始漢五年始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顏師古謂即侯官縣是閩之有儒家自唐成公李椅立教始而常建因之以設鄉校閩人之舉進士唐自歐陽詹始黃璞著名士傳又以爲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令之藻以賦傳而詹得交於昌黎始以詩著暨後黃滔文山輩蔚爾繼興閩之文學乃郁郁乎彬彬矣宋詩在閩獨無支派見於史書藝文志者林黃朱鄭數家而外類皆魁儒碩學以經業顯風騷之旨固殊焉明初十子奕奕清暢迨至末造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標

聲闡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述作之堂也今則仰挹前徽已爲邈覯其山童赭堆阜無佛圖仙觀可以恣遊士之眺陟其水滲淚減汨與石咉咽進尺退尋篙師鼓力一舟惶駭許愼以爲人本蛇種魏收以爲鳥聲禽呼二賢雖意存貶削然其大旨固未可以苛論矣王子之歲余以試舉人入閩觸暑刻程而至牢閑僭國未能徧交其賢豪長者與之剖字鑽聲盤敦一時刴能掇其秀句而揚扢之頗有見聞未忍刪棄隨意箋述勒爲一卷意主於表章而事存乎風雅述而不作論而不議其或齟齬偏解未當於詩人之銓序抑以爲篇章之外乘風始

之脞說蓋庶乎其可也雍正歲在壬子十月朔在太末

城下書

樊榭山房游仙詩序

蓋聞皇娥旣邈韻不唱夫璇宮穆滿云遙歌未傳于瑤島月中桂樹羽士難逢源裏桃花漁郎安在天上之驂鸞之客人間無吐鳳之儔迨至庾開府仗清新之氣郭景純用儁上之才開生面于青宮奪夜光于元圃然而辭多感慨同坎壈之詠懷調本輕浮非列仙之本趣雖匹休乎子建終見笑于鍾嶸仙詠雖工由來久已厲先生太鴻者玉皇香吏暫謫塵寰碧落侍郎僑居瀛海朱弁賦弓之歲便解操觚蘭成射策之年卽聞染翰琅玕披腹門無題鳳之賓珠玉爲心座有解龜之賞一丸飛

藥逢璋瑞于西山九節菖蒲遘商邱于北海東華公子舊是相知南嶽夫人新爲結客凝神濯魄原無俟于冰壺洗髓伐毛亦何須于紫水乃瓊霄有路閬苑多岐既非感遇之劉楨詎作嫉邪之趙壹聊寄懷于元遠遂託詠于遊仙數凡三百謝家胡蝶之篇字過八千倪氏梅花之製洞中蕊簡始足揮毫海上珊瑚差堪架筆月窟高樹依離戶以敲金風度碧天傍雲窗而戛玉江花滿篋種由瓊草之田潘錦遮箱裁作流霞之帔行間冰雪噴來卽是元霜腕底蛟螭瀉出何殊碧海笑驅素豹盤桓墨椀之中怒逐朱龍游戲硯池之側崑崙梟梟不用

支節煙渚茫茫何須買舫苔箋十幅俄成王屋之峰湘帙一函都是蓬萊之島以神仙爲翰寫借文翰爲遨遊可謂盡名士之才情極仙人之本色者矣僕與先生雲霞意氣泉石投交架上琅函共讀通明之卷籬邊黃菊曾傾陶令之杯風義平生兼之師友相逢今日示以瓊瑤擊節三終何惜玉壺之缺披吟數過恍登銀闕之遙攜來市上誰不購以千金若在牀頭人自函其一部斥曹唐于下座誰曰不宜坐何劭于廡間僉云允稱引尊相對聊當醽醁之漿浣手高吟除是薔薇之露書藏二酉何用秕糠紙貴三都寧關元晏爰尋茲于弁髦敢用

是爲前驅謹序

小倉山房文集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詁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漢語佀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眞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埽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

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哀鹽船文序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於大招激哀音於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耶答曰中目擊異災迫於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噫歆散其寃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

而無足數也

歙江可亭壽序

長洲沈宗伯歸愚向余盛稱歙縣可亭江先生不置詰之則曰可亭父病劇眩瘁廢寢食假寐恍惚若聞邑東任醫可治之語晨起徒步走十數里迎之醫至而病痊時方十歲也越五載父在鄰邑因驚得疾可亭神魂不寍遠走七十里虔禱而回是夜門忽有聲者三父患卽瘳人以爲孝感既冠徧遊燕齊閩豫吳越之區洗腆以養居京師半載心動忽還而嚴親棄養將殯於西階而君適至得申擗踴宗黨尤以爲異夫人子之於親疾痛痾癢息息相關天性涫至應若影響徵之於可亭而信

徵之於歸愚實而不誣也終喪之後與二弟營業宛陵事悉諮稟君爲家督以祖居隘陋擇地白石山前連建三宅曲體偏親之志潔蘋蘩收族屬卹鰥惸易道路櫝死埋胔醫疾食餓之舉靡不悉力爲之郡守刊其名於彰善坊揚州太守又以澤被編氓榜其廬仁聲義問譽望日流而君猶嗛嗛不敢受也余留滯廣陵歙縣江氏之僑寄斯土者無不交也鶴亭橙里皆喜結客第宅欐連園池宏敞肴僎之豐縞紵之殷詩篇酬和之霍繹照耀大江南北猗歟盛矣而若獨用儉勤起家非夫白首魁壘之耆碩弗賓也非夫研經脈史之鉅儒弗敬也非

夫居貧自立之戚舊弗往還也自奉甚約而餉客必以兼珍理財必謹尺寸而投贈必赴其意之所欲制節謹度毋敢暇逸窺其意念之所注將以裕翼子之謀爲
國家備後先疏附之才以備一日之用而已賢子芳圃左右采獲於齊沈兩宗伯又從余學詩筮仕駕部夙夜在公緬酋梗化
聖天子赫怒整師天戈所指命延漏刻芳圃佐大司馬調度兵食不遑寧處小臣之職也
神功耆定舞干羽於兩階憺威棱乎萬里作樂崇德告

廟郊

天羣工遞進雅頌鋪張揚厲芳國獨無言乎余南國腐儒村居教授三百篇嘗肄業及之畧一引伸比較　功德芳國可以敬聽焉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則小雅采薇之什也奮伐荊楚罙入其阻則商頌殷武之章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則秦風小戎之志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則奚斯閟宮之作也發攄恩慮據德依仁崒然聳皇業於千載之表燕然不足勒銘浚稽不足耀武也芳國勉之壹意爲詩可矣圍棋賭墅吾將於可亭徵雅量焉於其初度輒敷陳詩義以告之春秋敞于所館凡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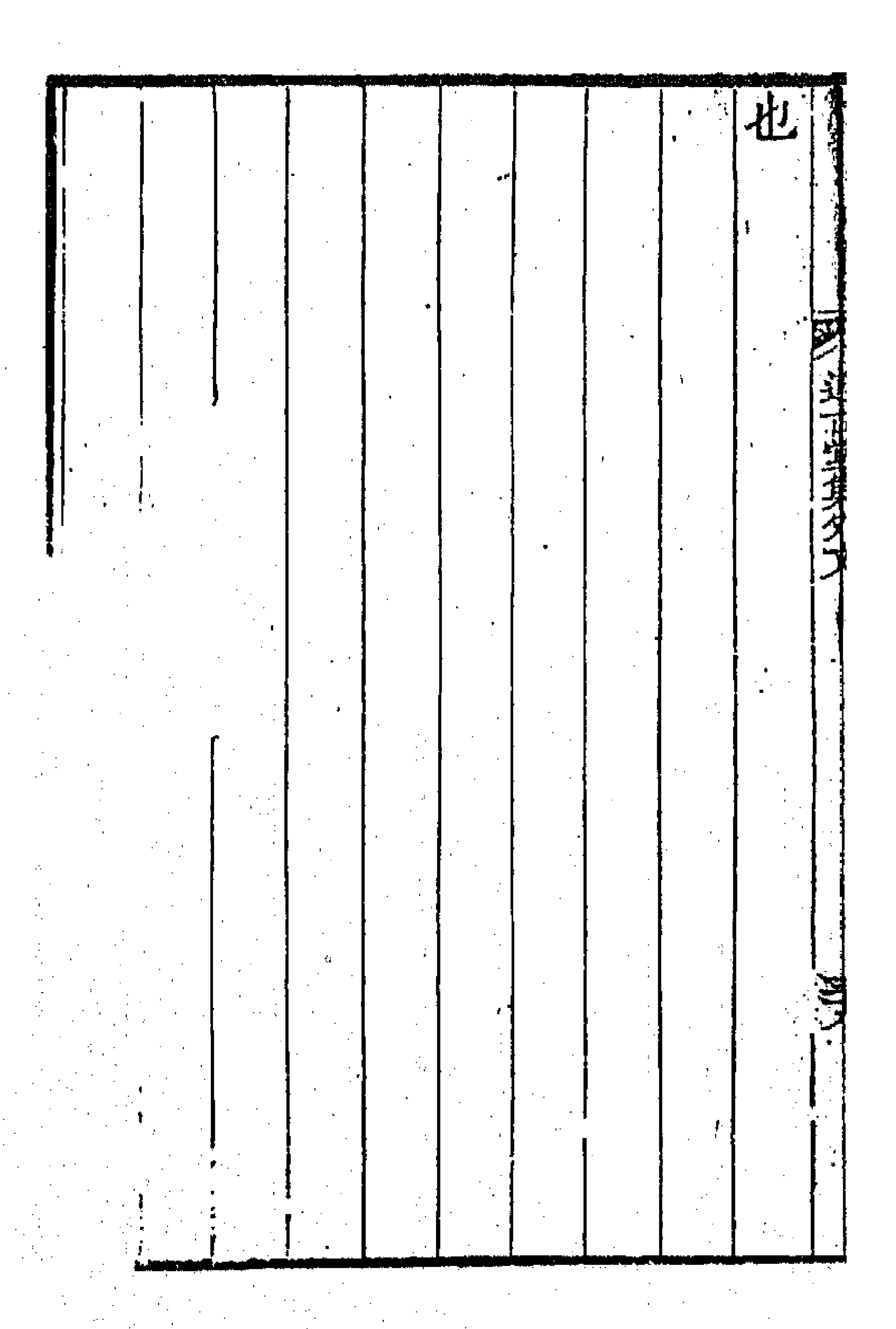
食毛踐土背有同仇之詛衢歌巷舞身際太平夔龍事業付之後昆但當飽食摩腹扶杖以觀德化之成惜乎兩宗伯之不及待也

新會陸藺圃壽序

岡州古稱節義之鄉而陸君藺圃實聚國族於斯養和懋德行不迕俗州巷之內稱其德者千喙一辭不揵而速歲在昭陽作噩年逾指使令子明經英乾介余門人李欃造廬而請曰子之事親也非養之爲難而壽之爲難苟無善而稱之是誣也善矣言之而華與言之而拙行而不遠紀載者每用爲恨古所嘆也夫不虛美不溢惡不以文辭妄悅人今之人蓋莫夫子若矣倘進之坐隅使得縷縷畢言之而夫子錄之可乎吾祖朗軒公之老而傳也而生計不立吾翁廢書而歎肇牽車牛遠服

賈於羅定權其什一之入致白華潔白之養兼珍庋閣之膳安車燕几之適不離於左右朗軒公顧而樂之而翁之事親可知也自吾母來歸閫門之內肅若朝典白首無嘻嗃之吝敎不肖英乾以不欺爲本而羣從之朝夕侍側者隨其材而啟廸之輕訬獧佻之習過吾門者無有也歲大祲傾其廩囷以與乏者而吾族無餓人道路之不治者捐貲以平易之淫雨時降而百室不病或以是推誦於吾翁而翁不德於色也此英乾之所得於過庭者也杭子曰嘻有是哉吾得聞此言於吾子也余嘗至岡州兩厓之間虎牙梨嶐日月之所沐浴濤瀾之

所激撞是張陸數君子所成仁取義之區而吾與二三
有志乎史事者所低徊憑弔徙倚而不能去者也意其
鄉必有推衍其端緒篤生清謹樸學之士以扶持
聖王之雅化者而吾交一臂而失之者衆矣吾石友閻
人張君惕菴溧陽李君澹齋先後實令於是與民休息
施平恕之政俗益懋矣而飲射讀法漑爵而乞言如蘭
匯其人者當有敦本厚俗之論爲鄉之人所矜式以俟
夫觀人風者有所采焉蓋此邪風俗之成也久矣李櫟
曰不書之則其事不永而道不彰惟夫子有以塞奚乾
之請并以告夫兩令君焉則是舉也豈獨爲陸氏之光



也

桐城張葯齋先生壽序 代

少宗伯桐城葯齋先生以儒術受知
聖天子屢膺文章之重寄爲海內宗匠者垂二十年內
自冑監國子外自吳越之秀民閩川之名士大河以北
大江以南橫經握管之徒喁喁然懼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者咸被抽擢文教日益以蔚先生之心日益虛以下
登進選擇之途日益以廣教導誨廸之方日益詳以周
東南固多奇偉絕特之士沐浴其化澤服習其規矩理
道之訓淪肌而浹髓程式之文朝寫而夕徧儒臣受
國隆遇主轉移化導之權襄文德之治葢莫有過於先

生者也予辱與先生戊戌同舉禮部又同入中秘讀書其相知者特深今年予奉　使還浙先生駐節江淮詰嗣楞阿觀察方領兩浙鹽筴繼復代方伯布旬宣之職恪秉庭訓治行爲浙第一五月既望適先生六十覽揆之辰楞阿介浙士之隸門下者進而謁予請一言以壽先生予惟世之所豔稱於先生者旨蓋不越乎三爾侈地望者謂門施三戟家號萬石冏盧澤李震熠巽門一也矜科第者謂淡墨左行氈書第二簪花盤馬頡頏青雲二也誇官爵者謂頭列冰銜手量玉尺北李南陳勝輩藝苑三也予謂功德言之立替天壤而不敝者乃可

謂之壽乃可以壽先生自昔張之聞人不勝僂指唐宰相世系見於歐陽氏表者凡一十有七人獨大亮九齡嘉貞父子爲最著宋則齊賢之後有宗誨金則暐之後有行簡明則輔之後有公懋著在史冊述爲美談匪有恃以不儆者在乎桐城之張自大參公起家先相國文端公以經緯文武之略弼我

聖祖仁皇帝誠和萬邦爲國柱石嗣相國硯齋先生以鹽梅舟楫之望用世其家先生介於賢父兄之間恭敬撙絀矢卷阿之音進藹藹之吉士爲君子使律之於古人以人事君之誼其可以當之而不忝也已今方晉貳

春卿佐掌邦禮五禮六樂之廢興兩郊六宗之同異研
辨而切究撰明堂清廟之歌詩定吉軍賓嘉之儀注成
國鉅典垂之永久此其職也其次則敬天神察地元贊
幽協明調元化而和風雨其次則策秀孝察廉茂興賢
育德揚側陋而發幽潛此皆先生之所夙夜祓濯恢恢
乎優以為之者用是踐中台系密勿繼柳氏之家學理
桐陰之舊話於文端公為彝平之象賢於硯齋先生爲
維絳之競爽承流宣化功著乎社稷海隅日出之區跂
首翹足相率以占太平之相業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也
若其後誡辭以稱禱則閭巷庸衆人康疆逢吉得酒以

相慶勉睹之語大臣貞固以幹事燮陰陽以壽民前之
所謂著天壤而不敝者恢廓可以自信予故昌言之以
復於鄉之人士且以爲先生頌也是爲序

休陽汪先生壽序

國家景運隆鑠薄海垠庶涵泳

聖澤百載於茲我

皇上欽明濬哲蘊高培厚進白首魁艾之臣於九列荃

宰一德扶植元氣則有

兩朝所畱貽生民所繫望麗鴻滈篤經術炳蔚之大儒

出爲

聖天子明罰敕法登斯人於仁壽之域惟吾師大廷尉

休陽汪先生有焉先生早縮朝紱回翔於芝庭桂館之

間珠林玉海恣所蒐討而其學卓然以程朱爲宗陰陽

之原天人性命之旨粹然冲然契合無間爲文渟泓蘊蓄佐佑六經當代自安溪李文貞公而外莫之或讓也中間視學兩浙巡撫豫章簡清卿歷烏府清風亮節彪炳宙合從容平進踐履朝著者踰四十年望尊而道重內自公孤卿尹外暨分猷宣化擁旄樹纛之大吏非執經弟子即館閣後輩莫不摳衣前請曲致敬禮昔人品目韓愈所謂泰山北斗者惟先生可以當之而猶嗛嗛每若自下後門寒冑咸被禮遇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己任其大較也浙河人文淵海或有炫新求異軼規範以邀時名者先生別裁僞體一匡以正術飫之以經

籍之膏腴束之以文章之軌範數年之間風氣變而益上嗣是掇大魁應殊科雄文傑作高視海內壹皆稟先生之指授教澤洋溢儷古罕儔先有書院在西湖上先生駐節之暇所與諸生講學者也及被 內召青衿弟子感公知遇每逢申降之日醵錢封豕北望拜手遥致岡陵之祝此豈可以侔致哉某以童試獲出門下先生申論古道懋勉以道德歷二十年如一日歲在乙卯謫先生於海濱草廬木榻僅蔽風日辨色而興日入而息與諸徒作相勞苦夫以

天子親信重臣何不恤艱瘁若是豈不以一夫蟄溺若

已納隍古大臣所爲苦其身以濟天下者庶幾不媿乎

已而

聖主閔念其勞還先生於朝龐眉華首道冠寮寀晚進之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相指目以爲長河景星之耀芒而黃目犧豆之陳太廟也先生樂道守素茀祿爾康位躋卿相不足以爲榮名在天壤不足以爲喜不朽之業無窮之望在守先待後與古聖賢爭一日之得失而已矣某學不足以窺先生之深遊習者久而辭則足以立誠於先生七十之壽乃不敢爲夸言書此以志仰歸謹序

祁門馬母陳太恭人壽序

祿以逮養乃古人出身而仕之義若其養不藉祿則循陔之眷戀與魚藻之樂胥迄無異理稱詩者恒兩存之以何爲徵小雅之材鹿鳴爲首繼以四牡之將母來諗又繼以皇華之每懷靡及事相逮也古之燕禮有四而君臣相與燕者居其三工荷瑟挎穴歌鹿鳴三詩笙入以南陔白華華黍子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潔白也夫祟酒嚌肺易洗揖升其儀至重凡以叶驩欣而通上下而必討及於其庭闈者何蓋忠臣出孝子之門君之所以爲體與臣之所以爲事莫不由斯

矣吾友維揚兩馬君敦行不息均以經術有聞於時嶰谷官當爲曹郎棲遲不即就
天子闢特科以待非常之士大臣以涉江名上辭不應徵當是時或疑兩君負志邱園浮湛閭巷高六聘之名違三升之用爲知退而不知進此皆皮傅之論也兩君承名父兄後母氏陳太恭人煦嫗而覆育之今者年臻大耋兩君暱就如嬰婗色養之隆婉于曩哲其不以萬鍾之祿易一日之養明矣余交兩君者逾十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愼而容余反覆觀之而信周禮鄉大夫職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後鄭解之云和兼六德

容包六行然則和容者固德行之綱維也賈公彥釋鄉射云人有孝行則性行和容故以孝爲容兩君下氣怡色日夕於太恭人之側退而讀先聖之書然以自驗一舉足而不敢慢於人一舉口而不敢惡於人行醇備矣鄉大夫賓賢能之書于其君樂工所歌及笙入以間其詩章與燕禮等是知士始入仕與大君之相詔語中所更歷雖累策書之而不可盡其拳拳者惟此潔白之養垂諸大司樂行乎朝廷鄉國而更無別辭然則能事君者孰有外于孝歟今年孟冬其日爲太恭人誕辰福備之說祝嘏之頌操觚者類能爲之出處之大契乎經術

則未之或道也束氏廣微云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夫無營無欲迺謂莫之點辱然則乾沒不已者其得謂之潔白乎兩君遠來乞言故爲標舉詩禮之微旨以相勗勉聞者其亦可以解惑也矣

石經考異引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異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為勦說也夫

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日書於抱經亭

題自畫山水花卉冊

嵩嶺以往縣亘百里中並無摩崖鐫壁以迄題名紀遊之迹然飛湍峭壁近接几席密樹深篁綠上衣帶奇花豔卉飛蓋扶輪日在塵躅乃知此境之幽邃

荔枝以閩中爲最許子遜在廣州時詠荔枝云丹荔年年玉盌新鏡中眉黛半含顰可憐嶺外紅鸚鵡猶說清華病齒人似廣州之種比閩爲劣

歐冶池環棘牆之外廣袤數畝居人占其漁利露桃呈頳風柳誇腰又復碕種青蘆門堆紅葉雲飛日落照影弄姿裙裾互洗藁砧競響凡所以盪客心而淒遊子之

晚者以是爲覽勝之神皋奥區焉

吳中林清流船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佅儒自在眠桅腳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

建盌亦有淨慈寺寺濱溪結宇前爲放生池林木窈窕方袍迎客沙彌送茗亦一大選佛場也壁有雲散鐘聲出遠村句

張德南煒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二產簷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詠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屨滿戶外詩喜爲平澹朱孟震停雲小志稱之

艚蓬船前狹後廣延建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船開朱殷紅是也又船行屹嶓閒全籍篙力板薄不過數分不假丹漆櫟園黯澹灘頭白板槎可證

閩縣南關外無諸廟有釣龍臺相傳立春將出土牛太守必往致祭取土塊和以爲牛則成否則必散嘗有詩云馬從太守分駼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秀州朱文盎昆田詠並蒂蘭丹竈紅休憐一綫珠江碧漫詫雙丫自注云閩之竈山產一綫紅有花對節粵之丫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

過霞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其一聯云一官已

脫䟀䚟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意必陳倅世增也

江郎山廟壁有銘云三品石何竦特兄嵬峩弟巀嶪仰若跂俯猶挐碧雞神各分裂荆樹花互榮瘠詎若茲儼成列支中紛凥相接羞𨠵醇永無極考縣志不載不知何人作王先輩霖謂當置飛梯百丈鐫勒山背

閩陳香初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能詩余愛蘭子村居云月明黃葉深花隱赤欄橋詩中有畫楚楚可人至曠地夕陽多句更爲超妙矣王子冬月寫於道古堂

題錢鐸石水山二友圖

士大夫好形骸而以水山爲適斥羶酪而以酒茗爲味寡田宅而以圖書爲富遠姬侍而以松石爲玩薄名利而以翰墨爲能卽無鐘鼎建樹亦自可千秋不朽下神僊一等人也禾中山水靈淑之氣鍾毓多出異士坤一七兄應鴻詞科來都下與余把臂入林頗稱莫逆出水山二友圖見眎其殆神仙中人而思建樹者乎率題數行卽祈大雅一發軒渠

寄所親書

此間秋意甚佳十晴一雨登游文酒排日爲歡未與故鄉殊致所恨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放愁則難於發端鬱念則宛乎在夢曼睇柔些何關人事安神靡體非此安歸每一注存動關性術爾其悴葉晨飛頹雲西下環吟寺角踽步街東托風懷於末簡戀燈火於空廊獨往之思想不殊於千里夫結蟀蛾於瘖瘵攬薌澤於心神鑱刻空花轉相誕幻誠攝生所怵也銷鑠精膽蹙迫和氣又志士所累欷也鑽灼經典陶冶性靈氣役於此則神弛于彼轉移之際庶以爲功旬月以來頗能自得劃除

頑豔遯志空元濕木寒灰未能比擬龜毛兔角略有引伸縱復巧咒阿難散花摩詰已能空五蘊而縛四禪情塵不萌愛流已涸聞者疑爲矯情言之洵爲無罪玉臺對簿旦可理原紺榭皈依底須懺悔竟當借袈裟於乾陁捉應器於香積揮兹智劍還我慧珠解脫因緣屛當妄語德我罪我亦無譽焉

道古堂集外文